

李直方學

漢魏六朝詩論彙

饒宗頤題

I
L

漢魏六朝詩論稿

直方自署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版

漢魏六朝詩論稿

道林紙
精裝本港幣十二元
平裝本港幣四元

著者及出版者 李直方

發行 者 龍門書店

香港英皇道一六三號

承印者 文采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謝斐道四六〇號
電話：七六五七一一三

FOREWORD

The author, Mr. Lee Chik-fong, B.A. (*Hons.*), M.A. (*Hong Kong*), has a profound knowled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general and of Chinese poetry of the Han-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 in particular. In this book are collected six articles which he wrote in Chinese and we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periodicals.

In 1962 Professor Jao Tsung-I, Mr. Lee's teacher, edited a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t was devoted exclusively to the study of the *Wen-hsin Tiao-lung*, a classical work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Mr. Lee was then the assistant editor, and his keen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led to his writing three articles, each on a specific topic treated by Liu Hsieh, author of the *Wen-hsin Tiao-lung*. One of these three articles was among his scholarly works contributed to the *Journal* and the other two were originally published elsewhere. In these articles Mr. Lee discusses with great erudition and deep insight subjects which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and his interpretations are as penetrating as they are original and they have gone beyond those of former commentators.

The other two articles contained in this volume are about Juan Chi's poetic works. Juan Chi was an important poet of Wei-Chin times. According to Chung Jung his poetic style was derived from the *Minor Ya* of the *Odes*, while Shen Te-ch'ien traced its origin back to the *Li-sao* by Ch'u

1962

Yuan. In fact, poets, such as Kuo P'u of the Eastern Chin, Yu Hsin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s well as Ch'en Tzu-ang and Chang Chiu-ling of the T'ang, were all influenced by Juan Chi. In these two articles Mr. Lee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d thorough study of Juan Chi's works and, while comparing his poems with those of T'ao Ch'ien, sheds much new light on their philosophical outlook and poetic artistry.

However, as Mr. Lee's articles we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magazines, they reached only a limited public. Their publication in book form is, therefore, particularly welcome, for it makes academic writings of great depth readily available to all who may be interested in these fields of Chinese literature.

Vei-Tsen Yang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December 1, 1967.

ESSAYS ON THE POETRY OF
THE HAN-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

by
LEE CHIK-FONG

Copyright by the Author

Distributed by
LUNG MEN BOOK STORE
163 King's Rd.,
HONG KONG

December, 1967

¥20.00元

目次

文心雕龍隨筆三篇

騷經「哀志」九歌「傷情」說

「慷慨以任氣」說

「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辨

阮籍詠懷詩論

「阮詩盡情陶詩盡性」說

後記

.....
一一九

.....
一〇三

.....
六九

.....
四九

.....
三一

.....
一

CONTENTS

Interpretation of some topics in the *Wen-hsin T'iao-lung*
by Liu Hsieh:

- (1) "The *Li-sao* communicates frustrated desire;
the *Chiu-ko* expresses grief" 1
- (2) "Heroic in giving free play to their vitality" ... 31
- (3) "Chuang and Lao have receded into the
background and the theme of mountains and
streams begins to flourish" 49

On Juan Chi's *Yung Huai Poems* 69

Some Aspects of Juan Chi's and T'ao Ch'ien's Poems
"Emotion" and "Nature".....103

騷經「哀志」九歌「傷情」說

——文心雕龍隨筆之一——

一 「志」與「情」的界說

文心雕龍辨騷篇說：「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劉勰以「朗麗」、「綺靡」來形容離騷與九歌的風格。朗麗、綺靡是相近之詞，（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李善注：「綺靡，精妙之言。」）都是指文章詞藻的雅麗。蔣驥評離騷下半篇，自「往觀四荒」之意生出，翻起無限煙波；（楚辭餘論卷上）胡應麟稱九歌「和平婉麗，整暇雍容。」（詩藪內篇卷一）都是指這方面而言。然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彥和以「哀志」與「傷情」來分別離騷與九歌；換句話說，離騷以「志」為底子，九歌以「情」為底子。這話表面看來平淡，故文心雕龍注家都未加闡釋，而細看來實在饒有深意，值得我們探究的。

「志」與「情」，是文學上的兩個重要因素，而兩者經常混為一談，沒有界限可言，詩大序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既然說「在心爲志」，又說「情動於中」，則「志」與「情」似乎沒有分別。

陸機文賦說：

頤情志於典墳。

又說：

詩緣情而綺靡。

李善注：「詩以言志，故緣情也。」

文心雕龍明詩篇云：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宋書謝靈運傳論云：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剛柔迭用，喜慍分情。

都是「志」與「情」並稱的。

然若仔細看來，「志」與「情」是有分別的：

志，說文：「意也。」換句話說，就是人的一種意向，即詩大序所謂「志之所之。」我們試看下面的句子：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爲政」）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

閉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曹植「雜詩」）

高志局四海，愧然守空堂。（左思「雜詩」）

我們通常對有堅定志向的人，稱爲「志士」：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滕「文公」）

渴不飲盜泉水……志士多苦心。（陸機「猛虎行」）

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懷着不平凡的志向：陳涉輟耕，有「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之嘆。（史記陳涉世家）馬援謂「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漢書馬援傳）班超嘗投筆喟然嘆道：「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左右笑之，超云：「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後漢書班超傳）都是例子。

情，說文：「人之會氣有欲者」，通常指人內在的感情，如喜、怒、哀、樂等，即詩大序所云「情動於中。」我們試看下列句子：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曹植「贈白馬王彪」）

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陶潛「遊斜川」）

春禽啾啾旦暮鳴，最傷君子憂思情。（鮑照「擬行路難」）

想折中園草，共知千里情。（謝朓「奉和隨王殿下」）

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張若虛「春江花月夜」）

此夜曲中聞折柳，誰人不起故園情。（李白「春夜洛城聞笛」）

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杜甫「夢李白」）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

志與情，都是發自內心，但二者有所不同：（1）志，是一種意圖，一個目標，是較為堅定的；情，是感情的醞釀，最多亦不過是一種衝動，是較短暫的。（2）志，是由理智統率；情，則不免意氣用事，有時甚至沉迷不悟。（3）志，通常以國家為對象，故諷刺時弊，批評人君，甚至「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①的呼聲，都屬志的範圍；情，則由於四時物候，或人間的悲歡離合所激發。（4）志與情時常是並存的，但在程度上，志較情為深切，當「情」轉得強烈的時候，便變為「志」了。

淮南王安離騷傳云：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好色而不淫」，應指「情」而言，如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②的句子；「怨誹而不亂」，應指「志」而言，如何草不黃「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的句子，這在下文還有討論。

張惠言詞選序論變風之義與騷人之歌，有下列的句子：

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誹不能盡言之情。

「風謠里巷男女哀樂」是指人與人之間悲歡離合之「情」，而「幽約怨誹不能盡言」者，實應指志士仁人抑鬱於心而投訴無路的「志」。

文學批評上關於「志」的論調，如詩大序云：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按這裏所說的「吟詠情性」，與詩品序「搖蕩性情，形諸舞詠」不同，而是志士仁人針對時弊所發出的諷諫與呼聲，實在屬於「志」而不屬於「情」。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云：

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

勒。

關於「情」的，如陸機文賦云：

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慄慄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文心雕龍物色篇云：

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

鍾嶸詩品序云：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說到這裏，「志」與「情」在文學上的觀念，相信已有一個界限了。

二 騷經「哀志」

現在我們研究一下離騷的「哀志」。

司馬遷云：「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又稱離騷「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又謂屈子「其志潔，故其稱物芳。」（見史記屈原列傳）淮南王安離騷傳說：「推此志，與日月爭光可也。」後人論屈子，亦多著重其志，我們試看下面的例子：

王逸離騷經章句序：「凡百君子……莫不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林雲銘楚辭燈序：「夫屈子之文，屈子之志也，志不以世而奪。如許由皇之佐也，生於帝之世，則老於水；伯夷帝之佐也，生於王之世，則餓於山；古之人嘗有言之矣。屈子以王者之佐，生於亂國宗族，志無所伸，義無所逃，不得已以一身肩萬世之綱常，寄之於文以自見。太史公既云推此志，又云悲其志，可謂善讀屈子之文者。」

馬其昶屈賦微序：「淮南王安序離騷傳，以謂兼國風小雅之變，推其志，與日月爭光。太史公采其說入本傳，而益反復明其存君與國之念，無可奈何，而繼之以死。悲夫，死酷事耳，志定於中，而從容以見於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

清陳遠新，撰屈子說志六卷，（見饒宗頤先生「楚辭書錄」及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亦以志明屈子。

我們若要探究離騷的「志」，首先應從離騷創作的時代說起。離騷創作的年代，史記屈原列傳謂作於懷王疏遠之後，惟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少卿書則謂「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即作於頃襄

王時代。後代學者，多主前說。惟清代顧天成（讀騷別論）龔景瀚（離騷箋）、王闈運（楚辭釋）等，與及近人胡適（讀楚辭）、游國恩（楚辭概論）、郭沫若（屈原研究）、劉永濟（屈賦通箋）等，都認為離騷是作於頃襄王放逐之後。本文亦採取後一說。惟其是離騷作於屈子被逐以後，更成爲一篇「哀志」的作品。當時懷王客死於秦，頃襄王繼位，國勢日非，屈原被放江南，已無召返希望，在「憂心煩亂」之極，便將自己抑鬱着的心志，發爲沉痛的謳歌。

離騷中所表現的志，可分兩方面：對國家來說，是「美政」；對屈原自己來說，是「好脩」。「美政」，就是屈子政治的理想，他以爲做人君的，要「踵武前王」，效法堯、舜、禹、湯等賢君：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他自己的志願，是要輔佐賢君，治國安民：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湯禹儼而求合兮，擊咎繇而能調。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好脩」，正表現出屈子「皜然泥而不滓」的品格。蔣驥指出離騷中「脩」字凡十一見。
(楚辭餘論卷上) 離騷說：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朝飲木蘭之堅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美政」與「好脩」，都是屈子的志向。但在「好蔽美而稱惡」的時代中，屈子壯志不申，卒至懷石自沉，於是引起後人無限哀傷，故太史公讀離騷，亦「悲其志」。

三 九歌「傷情」

然則九歌何以「傷情」？我們研究這問題，亦應先從九歌創作的時代說起。

九歌創作的時代，亦有兩說：據傳統的說法，是作於頃襄王時，即屈子被放江南的時期。
(王逸、朱熹可爲代表) 另一說則謂作於懷王時代，王夫之說：

九歌應亦懷王時作……：速後頃襄信讒，徙原於沅湘，則原憂益迫，且將自沉，亦無閒心及此矣。(楚辭通釋卷二)